

大趨勢

《大趨勢》藝術雜誌 冬季號

main-trend NO. 7

2003年1月1日出刊・本期定價150元

賴純純

台灣美術畫廊演藝專輯

賴純純專輯

幻影天堂 / 以藝術作為一種社會論述

ISSN 1609-9249



01

771609924004



賴純純 Jun T. Lai

假如，
藝術是在不適合人居的地方另外虛構一種理想的世界的能力，
那麼，
她這種越來越進入世界的藝術態度，
卻要以自身快速的自轉與超越外界的能量來與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種沾而不染的自由。

對談

一個楓轉紅的季節，一個寒流侵襲的城市，一座熱氣氤氳的溫泉池，二位在其專業領域各領風騷的都會女子——知名作家平路小姐知名藝術家賴純純小姐一場真挚的、私密的、剖析的、禁忌的Women's Talk 就此開展……

平路：純純跟我是初中同學。我家有一幅「兩隻魚在荷葉上」的畫，這是我初中時畫的，因為它的顏色很好看，一直在我家飯廳掛了很多年。畫它時，純純就坐在我旁邊，她過來幫我加了幾筆，所以才能成就這一幅生動的水彩畫，我想純純一定不記得了。除了那些專業的創作內涵我不那麼熟悉外，我比較知道、了解的，是純純作為一位女性藝術家的那種堅毅——她的風格一直在改變、突破，技術跟視野一直在開展，她也一直這麼努力、沒有懈怠，這是最讓我感動的，所以，我想知道純純支撐的毅力是



位置/人 1992
1994典藏獎「現代美術雙年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80~1981
紐約工作室



1981
美國文化中心個展·台北



1983
紐約工作室



1985
台北敦化北路工作室

什麼？跟女性特質一定有什麼關聯。

純純：當我在做這些創作時，我是想將自己心裡的想法變成一種很具體的過程來認識自己，藝術創作讓我展開對世界的探索。至於支撐的力量呢？每個階段、時期的作品，通常都表達了我當時生活上的一些存在狀態；生活上的情感或處境，我是個圖像的人，透過造型色彩將我一個個想像變的具體，同時感受存在的真實感，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也算是我的內在與外在世界取得溝通方式，方法不見得是主流的、繼承的，而是一種自己理出來的一套讓自己覺得比較舒服的方式去進行，像平路，妳覺得妳的創作上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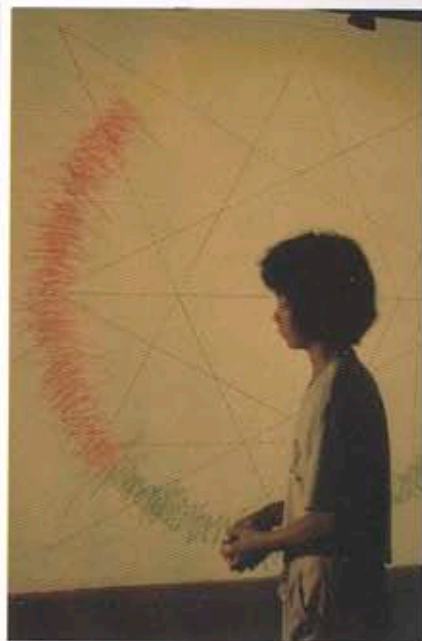
平路：我也會用自己的經驗來表達。對我們來講，藝術的世界裡，有對這個世界的好奇、依然想繼續做下去的希望，總覺得還有無限的天地可以一直做下去。

純純：我一直覺得我有很多想做的作品，它們都在排隊等我。雖然我目前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公共藝術上。我喜歡色彩、律動、及寧靜的能量，希望透過作品給人帶來光及能量，不一定要有多大的道理、而是一種New Vision新視野。在藝術創作上，繪畫是我開始的點，漸漸我在繪畫這樣純粹平面的空間發現了邊緣性的另度空間，因此才會走到立體方向。像雕塑、空間的、裝置的，這些跟環境、人有關係，例如：以公共藝術來講，在公共空間，怎麼提供另一種藝術的形而上的空間讓人可以走進去，並被接納的？這些都是我個人有興趣的，自然地便走到公共藝術這樣的藝術創作，創作了二十多年，這樣一路隨著自己的性子，任自己的性子想怎麼做就去做。

平路：我只是希望能夠寫得更準確，想要表達的事情表達得更準確，也就是益發能夠筆隨著心裡想的，寫得出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來。我相信創作者是一面鏡子，能反映出來這個世界的某一種倒影，跟（她）他意圖做什麼就不一定相關，它只是透過這個創作者的折射，顯現出來鏡像裡的世界！

純純：我所嚮往的一種境界，一種有天使、純淨的、天真的、清靈的境界，就作家來講，是透過文字的精準度來描述，我是必須透過材料、形跟色、方法來呈現出我想達到的境界。而我所用的材質是很廣泛的，很多人會認為我是多變的，不知該稱呼我為畫家或雕塑家或裝置藝術家？其實這都不是很重要的，去了解材料本身的特質跟語言，當我覺得這種材質可以轉化為一種表達時，我就會用這樣的去做，這還會牽涉到時空這個因素-----。

我念大學、研究所時都是學繪畫的，為什麼後來會轉到立體的作品呢？這其實是一個滿有趣的過程，因為那時候，我們做的畫布都有一些厚度，平常我們都是畫上面（平面）的部分，有一次我畫到邊緣時，覺得這裡怎麼辦？它是另外一個空間、另外一



1986
春之藝術個展，台北



無內無外 1987
「前衛、行為與裝置」，
台北市立美術館



1986
「環境、裝置、鏡影」SOCA



1988
瑞士巴塞爾IAAB展

個平面，不屬於原來作畫的平面了，也不再純粹是繪畫的問題，而是立體空間、物質的問題，所以從那時起，有段時間我的作品顏色都畫在畫布邊邊，因我覺得那個地方會讓我感到tension（緊張），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可是卻又很好奇，那個空間就是打開我後來為什麼會去做立體的東西的原因。後來就一路走下去。從較薄的畫布到畫框框，愈來愈厚，最後變成object（物體），它有形狀、材料，不再像以前只是畫面的問題，而這個東西要擺在哪裡？就又跟空間、環境有關係，擺上去以後，從人的角度來看，又會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就又產生人的尺度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個心境上的轉化。當我心中有一個創作想法，通常這個想法是渾沌的、模糊的，就是因為它模糊，所以我才會想要去知道它到底是什麼？也因為它模糊，所以它跟世上很多的東西都能對應到，才會讓人感受到、覺得有趣，不然有那麼多東西，為什麼一定要用某個東西？有那麼多題材，為什麼一定要寫某個題材？有那麼多材料，為什麼一定要用某個材料？當然沒有所謂的替代性，它有它的比較絕對性，或是說比較精準度，為什麼要用這樣比較精準的方法來表達？對我來說，就是心境上的轉化，就是在某個時期就會有那樣的想法。

平路：心境，我猜，跟每個階段的感情經驗也有關係。

純純：對！而且它牽涉很多、很廣。

平路：現在這個階段，我希望實踐的是創作的人生。活著是為了創作，另一方面，也因為創作，所以活著。

純純：以前我最大的困擾應該就是在所謂的婚姻、歸宿、愛情的憧憬上，追溯到我那時為什麼會寫《心經》？

那時我之所以會寫《心經》，並不是因為我要寫《心經》，我只是想要寫書法，寫書法可以讓我心意神合一，在那片刻可以讓我覺得很舒服、很寧靜，只是寫什麼好呢？就覺得《心經》不錯啊！經義挺有意思的、文章又很短，我可以很容易背下來，就可以一氣呵成地寫出來；在再寫的過程中，我對《心經》裡面所講的，例如：對世界的認識、對形、對色、物質世界、對人的問題多了一些了解，原來自己想法中的正不正確都是自己出來、自己設限的，後來我就做了《心系列》的作品。我不過是大環境中的一個反射，那樣的情境反射到我的內心狀態。

1987-1997 這段時間，幾乎長達十年的時間，我不大能夠使用顏色，我用的只是材質，例如：木頭、石頭等，我很想用色彩，可是我用不出來，有一種說不出的困難，一直到1997〈心火〉、〈1998青春美樂地〉那個作品後，色彩又出來了，開始作《仙境系列》。

純純：我最渴望自己像天使、飛天，住在天堂，記得我以前念文化大學時，曾在陽明山上住很久，因為沒有車，都坐公車，



1988
IAAB 瑞士國際藝術村



1988
IAAB展·瑞士巴塞爾



1990
國際藝術村·法國拉圭培



1991~1993
舊金山工作室

那時在山上看台北市這個凡塵，覺得自己下山好像天上的天使下凡一樣，只是去凡間玩一下，晚上還是得回去，只要這樣想就覺得很高興。就像我聽那些女聲Opera（歌劇）、Soprano（女高音）的聲樂就好像飛天飛在雲間，尤其每次我開車時聽到那種音樂，就會覺得開出去就算不回來也沒關係。

平路：我喜歡純純，我覺得她很有個性，我喜歡有個性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樣子。

純純：現在回想起來初中時好像都在作夢，那時的環境真的很適合作夢。覺得唸書很累，就坐在草地上看看雲飄、作作夢，就像我現在很喜歡使用流動性的有機造型就像雲系列一般，我最近的作品〈島嶼天空〉都有很多雲。

平路：我覺得純純的技術一直都再精進，最近一些年，我覺得她作品的主題有愈來愈回到純真的夢想。〈青春美樂地〉這個作品看起來是這麼輕鬆無憂，但作為觀賞者，我直覺覺得：純純一定有個焦慮，有嗎？這個焦慮是什麼？

純純：我覺得焦慮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以前會覺得最好是什麼都沒做，這樣就沒焦慮，事實上，這樣反而會導致更焦慮，因為不知道做什麼好，可能是焦慮的更大來源。後來我發現焦慮會刺激靈感，讓我想表達的更快顯現出來。通常我的焦慮大多是對下一秒該怎麼做或者對於未知事務到底要如何處理所導致的，所以我很容易卡死在那裡。你呢？

平路：我的時間感比較悠長，換句話，我寫小說常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在一開始時，我不會給自己限定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寫好，有一天，終於寫好，那就是寫好了，所以寫個四、五年都有可能。我把它當成我的生活，我是慢性子的人，真的一點也沒急過，但如果純純像我這樣的話，她大概就瘋了，她會覺得太沒成果、也太沒效率了。

平路：我曾經有部作品寫了一年半，後來發現那不是我要的，我就把它放進抽屜，再也不管它。

平路：我現在又開始這個過程了，一點都沒有計劃、程序、時間表，也不管將來到底有沒有用？我一直有一個發自心底深處的想寫的慾望，所以寫作會帶給我快樂，就算寫的東西有的連續有的不連續——也許有一天它們會連續起來，對我來講，那就是生活，雖然它跟成品還差很遠很遠，而我也不急著看到成品，甚至每次看到成品出來我都會覺得捨不得，覺得它離開我了。

平路：這我並不是很清楚。不過，我其實了解純純，雖然我們不是很常膩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了不了解我？



1990
原美術館・日本東京



1988~1992
陽明山工作室



1991
西蒙・哥尼特畫廊・瑞士巴塞爾



1992
誠品畫廊・台北

純純：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覺得平路都沒變，大概就是初中那個樣子。

平路：她都覺得我沒變，就算後來我出國回來，她還是覺得我都沒變。我跟純純真的那種很親的感覺，雖然我們的個性很不一樣。

純純：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跟速度。

平路：純純是一直被支持的，她的創作沒有被打擊過，我的創作就比較不被家裡支持。我的父母覺得這是妨礙我做他們希望我做的事的絆腳石。他們寧可我在大學教書、當學者，他們基本上不太理解喜歡藝術的人，這些怪怪的人在現實世界裡有什麼功能。

純純：我倒真的一直被鼓勵，我會去考美術系也是因為我父親一直鼓勵我去考，雖然他的理由是：只有這個系我才考得上，其他我一定考不上。而我自己也認為美術系我一定能考上，我從小就不認為美術需要學，這裡該怎樣畫那裡該怎樣弄，我覺得那是很自然的，我沒有什麼需要去學的。

平路：所以我在大學時期曾向一位師大美術系畢業的老師學畫素描，那時我真的很快樂。現在偶爾會畫，我現在如果到一個地方，我覺得很難忘的情境，我就會想要把它畫下來，可是因為素描的技術太差，畫的可能不是很好。我覺得我跟純純有一個相同點——我們都嚮往自由，不只別人告訴我，我自己也發現，在我的好幾篇小說裡，一直有想逃走的意圖，純純也會嗎？

純純：我也會。我不是多麼地嚮往愛麗絲那樣子嗎？可是我還是只能做做〈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作品。我也不是要回到我的童年，其實我很少去回想過去的事，過去對我好像不太存在。

平路：不太存在……，呃，我曾經想學學哈斯的做法，他說他把自己的初戀重寫一次以後，他真正的初戀就會消失，剩下他寫的初戀；所以我就很想用同樣的方法，如果我寫了新的美好的童年，我真正的童年就會消失，只剩下我寫的美好的童年，但目前還沒成功。我一直記得一個句子，那是我小時候從一本言情小說上看到的，它裡面有一句話說：「幸福的時候是不寫日記的。」我覺得真的很有道理，當你覺得幸福的時候反而是記不下來的。

純純：我做的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跟地球的引力就較為脫離，自成另外一個世界，所以我也不是要回到童年的現實世界，而是要另外創造一個獨特的世界。人是活著的，總會受現實



1994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1995
《心房》展後焚燒心經紙捲



1995
《心車》展覽場地·奧地利



1995
《心車》書寫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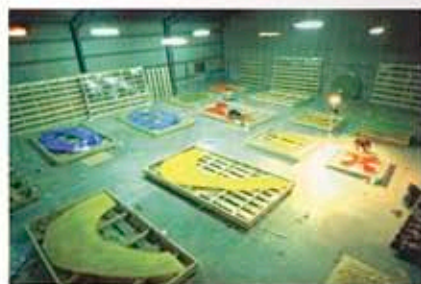
的東西像地球引力等所局限，產生很多的制約，人就會想要怎麼逃脫？可是人根本無法逃脫，重要的是我創造出一個自己喜歡的世界，而我就住在那裡。我覺得最美的狀態就是跳起來在空中停頓的那一剎那，之後當然會落下來，那就再跳起來；因為人是活在這個世界中，無法逃脫。

平路：這其中的細微關係可能一時也無法說清楚，可是至少有一個有趣的議題，就是以成長環境來講，純純是從頭到現在都被家人百分百支持，而我沒那樣的經驗。從一開始創作到現在，我的心願是透過自己的筆，想要將這個複雜的現實人世，以及角落的、細緻的感傷反映出來，想找一個藝術形式——我的藝術形式當然就是文字形式——將那個幽微之處表達得精準。我的長篇小說《何日君再來》就是這樣寫成的。試著幫女主角委婉地道出心曲，歌聲中有淚影，不全是外界看得到的歡笑面孔。而純純是在一個充滿支持的環境中長大的，就她的創作目標來講，純純反而是希望創造一個純淨的充滿兒時歡樂的園地，這個園地是超越現實人世的。

純純：以前我不會覺得性別在我的藝術生涯有什麼不一樣？所以當別人告訴我：「女性藝術家在社會奮鬥過程中是弱勢的。」我就會回答：「我沒有這種問題。」因為我在八〇年代回國，北美館剛好成立，舉辦了很多前衛藝術比賽，我剛好在那時嶄露頭角，透過這些比賽，八〇年代已被肯定。到九〇年代，藝術的主流已經有些改變，我感覺自己好像被冷化、邊緣化，因為重要大展都是主題展，我個人向來就是任性做自己想做的，很多展不再囊括妳，也會覺得很挫敗，展出機會越來越少。

純純：近期台灣推出了公共藝術，這種與環境結合與人產生密切關係的公共藝術，很和我的胃口，因我喜歡做這種大型的作品。公共藝術是透過競標比賽的方式取得承製權，比賽是非常的煎熬的，從初選到決選差不多三個月到六個月壓力是如影隨行的，因我想做這種大型的作品，就必須透過這種方式能拿到製作權，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有人出錢作品又可永久陳列，其他裝置性的作品短暫性，雖然也很好但是展後作品往往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不再是新鮮人、不再受人期待，如何度過中年危機？藝術家本身創作在中年就有其困境，更何況是女性，不去想那麼多了，所以公共藝術的比賽不論多麼大的煎熬與挫折，但我還是堅持熬過來，全面的投入很快樂不論將來是否拿到製作權但一件件的作品模型就這樣產生，到今天至少參加過二十幾次以上的比賽，去年及前年我差不多拿了八個第二名，這是沒有製作權的，直到今年好運臨頭，明年的工作也滿了，接下來的在製作上要克服的困難也很多呢。

平路：我覺得女性最幸運的是有朋友，有好朋友可以交換心情分享經驗。難得的更像我們這樣的從小認得的朋友。尤其今



1998
《青春美樂地》製作工作室



1998
《青春美樂地》霓虹燈管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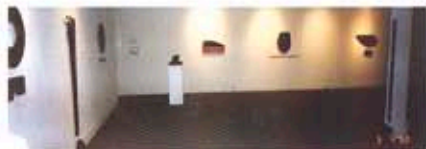
2002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002
韓國TOTAL MUSEUM

天，地點選在湯池裡，更是讓我們滌盡萬慮，在溫暖、放鬆又自然的環境裡說出一些心底的話。

純純：還是泡湯好，解除焦慮最好的良方，看冉冉上升的霧氣，友好朋友坦然相見，過往的、未來的就像煙霧一般，重要？不重要？是活著、真誠地活著。MT



1992
大衛斯藝術中心個展・美國加州



1991
Nabis廊個展・日本東京



1991
鐘倉畫廊個展・日本東京

賴純純專輯



賴純純 Jun T. Lai

1953生於台北市
1980-1982美國美國紐約柏拉特版畫室研究
1978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碩士
1975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系畢業

策劃 / 藝術等相關工作

- 2001~ SOCA 台北市現代藝術協進會理事長
- 2000~2001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 2000~2001 台灣女性藝術協會 理事長
- ✓ 1999~2001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
- 1999~2001 基隆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 1999~ 純藝術—賴純純工作室負責人
- ✓ 1998~2001 台灣國立美術館諮詢委員
- ✓ 1998 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
- 1997~ SOCA 台北市現代藝術協進會創辦人&藝術總監
- 1995~1996 中華民國雕塑學會副祕書長
- 1995 高雄市立美術館諮詢委員
- 1986~1997 SOCA 現代藝術工作室主持人
- 1984~1985 基本設計課程講師 台北市立美術館
- 1982~1983 中國文化大學素描課程講師

個展

- 2000/《愛麗絲夢遊仙境》環亞替代空間/台北/台灣
- 1999/《藍色≠BLUE》純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 1998/《心藥-強力春藥》新生態藝術空間/台南/台灣
- 1998/《心藥-強力春藥》SOCA 藝術空間/台北/台灣
- 1997/《心器》伊通公園畫廊/台北/台灣
- 1997/《心器》GAN 畫廊東京/日本
- 1997/《心田、心土》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 1995/藝術空間臥龍岡澳洲
- 1995/《心房》游移美術館/台北/台灣
- 1995/救火站畫廊雪梨澳洲
- 1994/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 1994/愛力根畫廊台北/台灣
- 1994/臻品畫廊台中台灣
- 1992/誠品畫廊台北/台灣
- 1992/大衛斯藝術中心/衛斯/加州/美國